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可電郵至wwp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手寫板　牧夢

作者簡介：香港大學哲學碩士，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講師

瑪門教・香港

（一）金大媽的最後一夜

金大媽沒有讀過白先勇。

她不識字，但每天跟報紙打交道。

她對宗教哲學毫無認知，卻比最虔誠的長老早起，在摩門教堂前站崗。

她或吃盡日曬，或飲盡北風，不飽，還得細嚼分成三頓的一碟梅菜。

1月28日過後，金大媽挺住了1月29日，磨盡了1月30。

31日是年廿八。羅仲謙半裸淋浴的新聞，她不知道。

日曆一直沒提腿，靜靜趴着，始終一個樣。

默、默……

歲復一歲，金大媽沒等到她的兒子。而她沒等到的太多了。

室內本就無燈可滅，對讀不懂金大媽的人而言：某夜，是金大媽的最後一夜。

（二）水晶牢或鐘擺

又坐在206開會了——已經第六次。

部門主管B. K. Yip侃侃而談；教心理的Kary Mak聚精會神玩弄他那肥碩的鋼珠筆；教體能的Samson Kwan低頭吃微波爐翻叮的隔夜飯，盒中狼藉綠葉蔬菜；教輔導的Kelvin Siu只管在筆記本上畫日本風的美少年，我坐得近，能瞥見紙上唐突出一雙豐潤的大眼睛，下身因未畫而魅惑……

■網絡圖片

部門主管B. K. Yip仍然侃侃而談，時而指手劃腳。我以目光尾隨秒針單腳跳，抵抗着代課四小時後的睡意——不知華軒21樓新貨到了沒？能打折嗎？過海參加東方大廈的「主題日」麼？B. K. Yip仍然指手劃腳，所幸是沒彈來唾沫星子，坐他對面的Samson Kwan自顧打飽嗝，又舉袖用力抹一下嘴唇。

B. K. Yip是「六十後」，和我一樣唸文藝出身。現在我在當TA，身份尷尬，對上要應酬老師，對下得接觸學生，老師昏昏聵聵的很多，好在這裡的學生讀書不成，心思花在打扮上，都變成會移動的好風景——浮雲啊，浮雲，果然是白色的，亮紫的太陽，淡綠的雙腿，姣美的脊樑，肩胛是多麼的堅柔適中，腰際，那一片湛藍的海啊令我雙目如浮波，或者，夜因大洋的深邃而全黑，牆上漆着灰……我想在筆記本上寫首詩，可不過做了半場白日夢。夢以B. K. Yip的侃侃而談為伴奏，伴奏比夢更長。Kelvin Siu的畫畫好了。

「或許，開會時裝作很專心，提出加薪時將更有把握啊！」詩情幻滅，一個極其現實的念頭突然轉出。Kary Mak撥弄筆管的手不斷加速，B. K. Yip也剛好扯高嗓門：「周年大會的招待撤了咖啡、熱檸樂吧！飲水就行了。能幫學校省下$205啊！」

我又以目光尾隨秒針單腳跳。滴，肉體才黎明，答，精神已黃昏……

（三）朝聖的煉金術士

從錫克教廟我下來。

要是現在寫一篇稿，我會說：「司徒拔道山形依舊，近月的煩難仍繞在心頭，到漫步日照下烈燄升騰的柏油路，粉白色的廟牆漸移漸遠，才驚覺抬頭是市區鮮見的晴空，展佈千里。放眼藍天，舒捲白雲，隨着坡路下走，不覺竟卸落了許多憂愁……」

心裡想着《文匯報》，轉眼來到愛群道。

清真寺坐落在20號，寺外白鴿尤多，浸信會分堂亦不遠，僅隔一條馬路。

當然，越過灣仔道，又是那兇險殘慘的人生競技場。我在那邊工作……

如何讓人信　我的心
非魚，而是鳥——
裸裎日光下；柔柔似
不飛的　和平鴿……

佇候在清真寺的門外，隔着玻璃，門後裹頭巾的外籍女子很快便看見了微笑的我。她也一笑，圓臉形上，水汪汪的雙眼藏着無可名狀的甜蜜。

我跨進門，右手貼在胸前，彎腰致敬，像門楣上鏤的花飾屈曲：「很高興來到這裡朝聖。尊敬的穆斯林，妳所行的應合了安拉使者所說的：『微笑面對教胞，實為布施一種。』願妳和妳的家人平安！」顯然受到了感動，她的笑容更由衷而熱誠，像門楣上鏤的花飾綻放。

然後她告訴我，她是這裡的財務委員，她叫薇若妮卡。

從報館那裡得點稿酬之外，我想，也有着落了向宗教團體申請研究經費的事。

（四）城市奏鳴曲

星期三下午三點，B. K. Yip在莊士敦道閒逛。

三時三分，他脫離人潮，轉入三聯書店。

書店利用樑柱宣傳，海報上斗大三行字：

三樓展銷場
簡體字書
三折起

B. K. Yip廿三年前大專畢業，曾在圖書館做過三個月工，那時起迷戀上「三三」集團的朱家三姊妹，事有湊巧，這天打折的書就有三部「國內版」的朱天心小說，封面尤見精美的，乃是《漫遊者》。B. K. Yip亂翻一陣《三國人物論集》，瞄瞄「作者簡介」，認識那本不認識的「禚夢庵」，最後挑上三毛散文「典藏本」、漫畫《我家三姊妹》，往下走三層，到櫃枱付錢。

櫃枱前正有一人預備付錢——身形單薄的她，奮力地把滿滿一籃子書抬上枱面，店員一輪點算，一共是二十一本！可仔細一瞧，那都是同一本書。女子掏出一張千元大鈔、一疊「紅衫魚」，匆匆把帳結了，又叮囑收銀員書店若再入貨，得第一時間通知她來。B. K. Yip一頭霧水：「那是什麼書？需要來搶購？」簽帳時，他瞥見收銀機的側面貼着張發黃的紙片，紙片上鋼筆字抄的一闋短詩：

每一棵樹
都是一行會生長的絕句
枝枒間跳躍的鳥雀
是不斷移動的標點

B. K. Yip又在莊士敦道上閒逛。

不到三分鐘，他坐進大有商場的連鎖咖啡店。

沒有點飲料，沒有點蛋糕，他坐在沙發上讀三毛，中南美洲已沒有荷西。

翻不到三頁，他起來，搖搖滑鼠，店內閒置的公用電腦即被搖醒。點開幾個常訪的網頁後，B. K. Yip就跳到搜尋器頁面，想到甚麼搜甚麼，在浪遊裡消費時間。他甚至搜尋起學校裡自己下屬的姓名，發現入職將近一年的TA，原來曾獲得香港大學的「陳漢賢獎學金」……

一名顧客端起咖啡杯，豪飲一截，趾高氣揚地跟伙伴吹噓着自己取得摩門教贊助的經歷，激動自喜，飛沫成河，咖啡豆殼般篩滿一地，噪音如潮。B. K. Yip剛搜到那本在書店裡一次售出廿一本的小書，赫然發現「作者簡介」所附的照片，和適才那位女顧客是一模一樣的。

噪音如潮。B. K. Yip掏出自帶的耳機，在座位上聽起音樂，順便瀏覽一下新聞，最新一則是「獨居老人倒斃住所　惡臭傳出發現屍體」。B. K. Yip覺得這都不算「新」聞了，但還是隨手按一按進去。廣告視窗飛出——成功申請信用卡，迎新禮品：國泰航空來回「香港—台北」機票……

小標題取自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余光中《水晶牢——詠錶》、白靈《鐘擺》、保羅・科爾賀（Paulo Coelho）《朝聖》（O Diário de um Mago）、《煉金術士》（O Alquimista）、李歐梵《城市奏鳴曲》。飛鳥不種也不收，也不積儲在倉裡，牠們是不斷移動的標點。

浮城誌　思抑

作者簡介：學生，相信文字能喚醒生命，看見倒映在湖中的真實。

名為森林的城市

他曾經到過一座被稱為森林的城市，白石道路上築滿玻璃摻合金屬建成的高樓，附勢競上的向伸手無法觸及的天空延伸，抬頭望陽光在玻璃幕上游移漫溯便眩目暈厥，像是遇見至高無上的存有那樣只能俯首稱臣，無不卑屈地膜拜，為這偉大的建造嘖嘖稱奇。身材窄薄的居民穿戴材質獨特像皮又像塑膠的衣飾，梳起時而硬朗挺拔時而飄逸柔美的髮型，踏着高瘦的鞋跟勾了環形耳墜以整齊的步姿在架空天橋上穿梭，尖臉薄唇聳鼻細齒的居民臉上都掛着似笑非笑的表情，讓刷白而欠豐滿的肌膚散發詭秘卻神聖的氣息，他們用幼長骨突的指尖指向那些樹，然後沒眼簾的棕灰大眼珠滾了又眨，叮叮噹噹的掠過了他身旁。銀灰白泛湖水藍的城市在馬路旁種滿無以名狀的樹，也許是白楊也許是槐樹，不像別的原始城市讓樹養活在樹林裡。他們看他，空洞得沒有一絲好奇，像是身邊的風景都事不關己，不清楚是看膩了還是怎樣。

於是他走過幾座毫無指示既迂迴又縱橫交錯的建築，想要到馬路上看樹。馬路上車子湍急流過沒有半點喘息的空間，卻靜默得，像沒有曾經發動引擎、機器運轉的震耳聲音，也沒有橡膠輪子在地面壓過的磨擦聲，那樣離奇。看不見交通燈和過路指示線，可以理解的，人都走在架空橋上。路旁的花應是甫接下去就凋零，在土裡萎縮發紫黑，沒有人理會，也許槐花墮落也許不是。排列整齊的樹每隔三、兩米，用漆白的鐵欄柵圍起，粗厚的尼龍繩綁着樹幹樹丫，沿着直路向看不見盡頭的遠方散落，壯觀得荒涼。他摸着其中一棵皮剝落得一地的樹。在這裡多久了呢，要不要回去，還記得嗎？他張望，沒有樹蔭，微塵飄落在枝椏間，他忍不住闔眼低頭，一堆佈滿白點的葉子攤在土上。忽然覺得，都一樣，是座苟延殘喘的城市。圍繞城市道路的樹，從空中俯瞰幾乎看不見。手掌滿是細碎的木屑和灰塵。他無法沿着馬路走下去。天橋上，好幾個穿長白衣褲戴口罩的人類在馬路旁，有一輛吊着樹的重型吊車，似乎是要植下一棵新來的樹。他看見，黃黃綠綠的葉子，長不出根的樹。

他居住的那座城市，已經沒有樹了，土壤都是酸的。他們說土地不夠用了。看過一些關於樹的描述，又長又粗的樹根與樹鬚，他總覺得樹能夠撐起甚麼似的。他們說只要擁有陽光空氣跟水和土壤，樹就能茁壯成長。他不清楚是不是需要拉扯着樹，才能讓它們長得正直，卻覺得，需要扶正的填補空缺的也許不僅是樹。於是機器將樹拔起，放下水泥與石塊。他為樹覺得委曲，因為樹沒有記起城市的樣子，沒有記起活在樹林裡城市外的日子，沒有記起自己是樹。就在他準備要離開那座城市繼續旅途的時候，他在某個角落發現了幾株小樹長着青嫩的芽，於是忍不住折了一枝混帶着土放在口袋。那裡已經建好了一座停車場。他走過玻璃幕的時候對金屬看了一眼，沒有看見自己的臉。他知道那些馬路旁的樹即使綁得再緊再牢固也是枉然，他們並不是真的想要養樹。

聽說風暴吹過那座城市的時候，整座城市跟住在那裡的人在一夜間消失無蹤。然而偶爾有浪遊人歸來的時候，他會這樣說：我曾經到過一座埋藏了寶藏的沙漠城市，那裡有許多縱橫排列得齊整的乾瘦樹木，白得發亮，向伸手無法觸及的遠方……走在其中，彷彿有樹蔭遮陽，耳邊會盪起厚實溫暖的笑語聲，只要在那裡往下挖，也許就能夠找到他們留下來的一些甚麼……有人在那裡挖到過透亮晶瑩的大片湛藍寶石，而我也在那裡挖出了好些能賣錢的……

他小心的把那截折下來的枝子插在土裡，用雙手壓在土上說了些話。不知道後來有沒有能夠長活成。

對他/她說　王月

作者介紹：中學教師，工餘熱愛寫作。

基阿魯斯達米的風

（1）

忘記了帶一張仔細清晰的地圖，就只知道那村莊有一棵樹。但那裡原來有很多棵樹呢。我們的車子在沙地來來回回，沒有方向。這時候，你就在路邊等着，等着我們。

我們看到一個小藍窗，一個男人坐在屋外吃飯，包着頭巾的女人都探頭出來看看我這外人。如果不是你，我看不到這一切。鳥兒喧囂，蘋果隨管道跌進你的手裡。這是我給你的獎勵。

我告訴你，人過了一百，其餘的歲數不重要。並且，這道理要在年長以後才明白。

這裡不是有兩間學校，只是有兩條通往學校的路。你告訴我。

（2）

這個前額已禿，穿着格子恤衫的男人來這裡是為了什麼呢？他跑來跑去，跑到高地去。看來，他是在找什麼東西。他又拿着人骨，對着空氣，對着土地說話。他可能是考古學家，和古代的幽靈談論詩歌或電影。

（3）

基阿魯斯達米生於伊朗德黑蘭。他是導演。在他的電影《隨風而逝》（The Wind Will Carry Us）裡，我們看到工程師喜歡和在地下鋪設電話線的工人談天。

彼此看不到對方的樣貌，但同處一個時空，恰恰比電話中的談話所承載的意義為多。談話也是偶然、即時的，往往潛藏生命瞬間的詩意。我想起以一對男女極優美的對話為主軸的電影《日落巴黎》。主角邊走邊談，沒有安排什麼特別節目，浪漫就自然而來。可現代生活恰恰要有太多安排，一切都離不開人類的五指山，偏偏又有太多風險要去管理——美猴王總是出奇不意的在指間撒泡猴尿吧。比如流動電話有過量輻射，會令人頭昏腦脹，孕婦並不適用。小孩子沉迷發放短訊，會影響學業，叫家長操心。使用電話，的確要衡量風險。

基阿魯斯達米也是詩人。翻開基阿魯斯達米的詩集《隨風而行》，我驚訝他的話語。他認為電影或者圖片攝影並不能捕捉生命中短暫但重要的瞬間。反而，文字可以。他舉了一個例子：「白色馬駒/浮出霧中/轉瞬不見/回到霧裡」。他斬釘截鐵說這便是攝影機不能表現的畫面。

好辯者或會說，這十六個字不可以拍成一段多媒體短片嗎？有聲有畫不是更盡視聽之娛嗎。我想，這恰恰是病處：愈確定，愈貧乏。無他，每個人都有一隻屬於他們的白馬，浮出和回到的節奏和速度都不同。而每個人對有事最終變成無事的虛無感或者其他相關或不相關的感覺也是迥異：境界不同是也。這刻不同，下一刻也不同。心動，旗動。正如古希臘的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沒有人可以橫過同一條河」。語言，特別是詩的語言，大概物質含量最少，確定程度最低，才像無色無臭的一條河、一束風，恰好可與生命的每個瞬間打個照面。

《隨風而逝》的工程師愛唸詩，但到底要拿着攝影機拍照。正如詩人到底要拍電影，不知為了什麼，就像工程師來到村莊不知為了什麼那樣子。駕着車子，東奔西闖，就只是為了讓電話能接收得好一點，與人接通交流？還是為了目睹一隻可憐的大龜重回河裡？不知道。

不知道導演的電話號碼，就讓我在散文裡寫一首詩，送給身處另一時空的詩人。伊朗是在另一個時區吧，基阿魯斯達米現在身處伊朗嗎？不知道。只知道善人在末日身處天堂，惡人身處地獄。（但這不是知識，是信仰。我不知道。）

黑暗的洞穴
她擠着奶，他唸着詩
快滿瀉了

詩意偶拾　楓靈

存在的儀式

故人的儀式
紀念存在
每個到來的賓客
在存在之前回答是與非
為非前點燈　在是前提筆

空氣裡摻雜現存和故有的氣息
淚水中滲透出重疊交錯的回憶浮印
小時候您裝起鬼臉問過我 快樂嗎?
我垂頭望着大小不一的指甲
時間就如流沙般擦掉細紋的痕跡
皮膚微微癢痛　盲目
今天在您的告別式上
我又低下頭　身體只是機器裡的一組零件
重複摺疊會為你護航的小船
心坎抽搐地痛　鮮活
我好想擠出鬼臉回問您 快樂嗎?

詩意偶拾　紅瓦

等

今夜，你來
沒有鮮花，沒有美酒
帶上你的心
迎着你的目光

今夜，你來
我將打開一本老舊的書，讓你來讀
讀給我聽。
水邊，小姑娘放飛一隻美麗蝴蝶
童年就飛走了
這久遠的夢已消逝
你看，我衰老的目光裡
沉積的鹽，我必須把這些交給你
半個世紀的混沌人生

必須在你來前
準備好一生的燭火
你來，就燃起，每個夜晚
我就在這裡等
藉着黎明微曦，你會看見湖邊
棲落的一隻天鵝